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十尾龜 第二十一回 錢姨姨三更驚噩夢 費太太一棹訪春

話說錢瑟公聽了小馬夫劉小泉一番話，心裡未免不自在起來，面孔上就露著不高興樣子。走進房間，姨太太含笑迎著同他講話，十句裡沒有兩三句回答，沒精打采坐在炕床上，呆呆地只瞇著樓板，好似逢著極大為難事情一般。姨太太挨上炕床，執著瑟公的手悄問：「你為了什麼事這樣的不快活，敢是有人給了你氣受不成？」連問幾遍，瑟公只是不開口。姨太太急了，只得去查問兩個馬夫。

看官，你道瑟公這樣豪俠，這樣氣概一個人聽了一句無頭無緒的風說，就為嚇得這麼個樣兒，不是編書的描寫得太不近情理了麼？其實不然，這幾年暗殺風潮，奔騰澎湃，東卷西蕩，利害得無可言喻。徐錫麟刺恩撫台，吳樾刺五大臣，安重根刺伊藤，就拿上海而論，刺王之春，刺方雲卿，刺汪允生，也有兩三樁暗殺案了。目睹耳聞，如何不要驚嚇，何況范高頭手下一班人，都是殺人不眨眼的魔君，結黨成群，在黃浦裡橫行不法，不知傷掉過幾許人的性命，送掉過幾許人的殘生，瞧得弄死個巴人宛如闖公館姨太太軌上個姘頭差不多，沒甚大不了的事。（譬喻奇極，卻又確極，吾不知士諤先生下筆時，如何而忽有此筆也。）

當日暗助官府擒拿范高頭，也叫激於一時義憤，上了朋友的當，事過後也曾暗暗懊悔，深恐范氏徒黨報仇，防備了好多月，到今午正月裡，瑟公在城隍廟又碰著個相面先生，相其一面。那相面先生說得異常兇險，什麼印堂裡有黑氣，入秋定要遭逢大難，總要過掉九月才得太平。這相面的不知是他黨所買囑不是，范黨所買囑，編書的卻不知其細，只把瑟公已經丟掉的恐怖心，重又提起來。所以聽了劉小泉一番話，就驚嚇得這個樣兒。

瑟公雖是英豪究竟是氣血用事的人，喜怒不形於色，盛衰無動於衷，那是如何能夠。錢姨太究問馬夫，問了個水落石出，不覺也慌張起來。捏住瑟公的手，慌問怎麼樣？怎麼樣。瑟公見姨太太慌的面孔都失了色，只得強自鎮定，做出沒事人樣子，向姨太太道：「不要慌，慌他做什麼。慌一會子又不會好的。我想上頭是天，人不曉得道理，天總不會不曉得道理的。我錢瑟公這麼著行事，天公爺如果有眼珠子，范黨也總不會得手的。」

姨太太道：「只願如此便好，你要有個什麼，叫我們都靠誰。」

談論一會，也就睡了。姨太太這夜做了一夜的噩夢，瑟公心緒潮湧，反反覆覆睡不熟。偏那天又淅淅瀝瀝下起雨來，煩得心裡愈加的不快。一會子雨下的更大了，一陣一陣風吹在玻璃窗上，乒乒乓乓，好似有人在那裡推碰，吹得窗簾都捲起來，捲得妝台上那盞油燈，搖搖欲滅，窗簾的黑影在壁上閃來閃去，好似一個鬼怪在那裡欲前又卻似的。倘不是瑟公秉性堅定，早嚇得極聲怪叫起來。然而任你怎樣英雄，當了這個境兒，心裡未免總有點子發毛。忽聽呼呼幾聲怪叫，這聲音好似在巷裡，又好似在巷外，忽遠忽近，捉摸不住。直把個瑟公聽得個毛髮悚然，險些兒叫將起來，拿定主見，息氣斂神，合上眼待睡，偏要睡去，偏偏睡不去。台上那個自鳴鐘跌落跌落，和著窗外的雨聲，牆外的呼呼怪叫聲，一唱一和，鬧得十分起勁。（紙上有鬼讀之不覺悚然。）

直到一點多鐘，眼睛才待閉上，忽見姨太太直叫起來。瑟公忙問什麼？姨太太揉了揉眼睛，見瑟公好好的睡在身邊，才放下了心，卻伸開雙手把瑟公脖子緊緊抱住，連喊：「嚇死我也，嚇死我也。」

瑟公問他，姨太太道：「我夢見你在馬路上被兩個流氓按住了，把著尖刀猛戳。嚇得我連聲叫喊，奈幾個巡捕呆著臉只是不睬。我急了，只得撲上身救你，一個流氓棄了你，直奔向我，連忙叫喊，卻就醒了。」

瑟公道：「亂夢顛倒都為得著歹消息緣故。」

姨太太道：「只望他是亂夢才好。」

兩人臉俱著臉。互相勸解了一會子，直至天色微明，才矇矓的睡去了。

次日起身，已有兩點多鐘。劉小泉報說：「厚生莊王老爺來拜，已候了一會子了。」

瑟公道：「為甚不早點子報我。」

小泉道：「王老爺問老爺起身沒有，我回他沒有，他就叫不用通報，在書房裡等一回兒罷。」

瑟公暗想：王祥甫沒有事情不會到公館中來。忙下樓跨進書房，祥甫已經起立恭候。相見畢，瑟公請問來意。祥甫道：「有一樁事情，要借重瑟翁，務請幫一幫忙。」

瑟公道：「能夠效勞，兄弟總無有不可以。」

祥甫道：「兄弟也叫被幾個朋友說得一時起勁，想組織一個小公司，做點子洋燭賣賣。現在基地廠屋都舒徐了，不日就好開工。可否有屈瑟翁充一個名譽董事，這事為振興實業挽回利權起見，料瑟翁總無有不贊成之理。」

瑟公道：「充個巴名譽董事，總無有不可。只不知公司律上有這條沒有？」

祥甫道：「公司律有沒有，兄弟倒沒有仔細。據兄弟想來，就是沒有，也不妨通融的。」

瑟公道：「公司律是奏過皇上，奉旨頒行的東西，如何通融得。這個兄弟可不敢奉命。祥翁休怪。」

祥甫面孔上頃刻露出失望的樣子，開言道：「再不料你瑟翁會這樣回復兄弟，兄弟平日輕易不肯向人家張口，事情料有八九分，才向人家商量商量。」

瑟公道：「不瞞祥翁說，兄弟現在心緒不寧，自己性命不知怎樣呢。」

祥甫忙問何故，瑟公就把范黨謀害之事說了一遍。祥甫笑道：「瑟翁這種沒頭沒腦的風說，怎麼也會相信起來。范黨如果要謀害你，也不等到現在了，范高頭捉牢時光，就好來尋著你。」

瑟公一想有理，不禁點頭稱是。王祥甫又提起名譽董事一事，瑟公道：「再商量罷。」

祥甫告辭，臨走時光，又約停會子，兆貴裡請早些降臨。瑟公答應，恭送祥甫到大門點頭作別。瑟公回進客堂，劉小泉趨上一步道：「老爺錢耕心被新衙門捉了去。」

瑟公問：「為什麼事？」

小泉道：「原告就是馬靜齋，馬老爺告的，是奸騙珍飾案。」

瑟公道：「錢耕心的行為，本也不正路，滑頭滑腦，自應得吃場巴官司，警戒警戒他後來。」

說畢上樓，和姨太太閒談。談起王祥甫的話。姨太太道：「只願謠言虛謠一會子，依舊太太平，大家沒事就好了。」

瑟公內寵很多，共娶有六七房姨太太，卻都不住在一塊兒，一位姨太太打一座公館。瑟公日間沒事就到這座公館走走，那座公館逛逛，日子過得異常快活。不多一回天就夜了，也不等甚邀請條子，就命駕兆貴裡甄可卿院中來。到得房裡，祥甫起立相迎。見春泉、靜齋、介山、惠伯一干熟人都，瑟公問：「梅心泉來不來？」

祥甫道：「你還問梅心泉，此人幾乎闖出大禍來。今天三點鐘時光，一個兒找到魏企淵那裡，要同企淵拼命。虧得企淵出門了，不然豈不又是一場大禍麼。後來企淵得著消息，嚇的上海不敢住了，馬上趁公司船逃往外洋去了。」

瑟公道：「這種賣國賊不打，更打何人。」

惠伯道：「要制服個巴企淵，又何必這樣大動干戈。」

瑟公道：「你難道別有妙策麼？」

惠伯道：「妙策是不敢當，企淵怕老婆，我不是講過的麼。現在只消利用他的老婆，包你制的他伏伏貼貼。」

瑟公道：「企淵的老婆，你如何利用得著？」

惠伯笑道：「企淵老婆又不是三貞九烈婦女。」

瑟公道：「敢是也不貞的麼？」

惠伯道：「是個四德俱備大賢大德賢婦人，這四德可不是德言貌工的舊道德，是目下女界新流行的新道德。第一是淫德，第二是妒德，第三是悍德，第四是潑德。」

瑟公道：「妒悍潑三德已聽你講過。」

惠伯道：「這婆娘的淫德，比了妒悍潑三德還要利害，在外國時光，曾進商業學校讀過書，同學的人，因他穢德彰聞，都不願同他交接，贈他一個極美的徽號，叫做檳榔婆。」

眾人聽到這裡，都問他既然貪淫應稱他香蕉婆才對，檳榔兩字未免離題太遠了。上海不是有過一個香蕉阿四的麼。惠伯道：「檳榔兩字也有個道理的。這位婆娘最喜歡咬檳榔，不論做什麼事，嘴裡頭檳榔總沒有空的。在學堂裡時光，一落空就溜到灶間裡去向廚子索檳榔吃。鬼眉搭眼，就和廚子兩個好上了。同學的人知道了，都不肯理他，他卻齷齪諂笑，無所不至。」

瑟公道：「奇了，他對了企淵，氣燄盛的了不得，對了同學怎麼倒又肯齷齪諂笑？」

惠伯道：「這道理我也不明白，凡是潑悍婦人，對了外人倒總是有說有笑的。也不光是企淵老婆一個，企淵在檀香山時光，曾經寄過一塊手帕給老婆，手帕上滿貯著香水，這婆娘就拿這塊手帕，轉贈給商業學校廚子。廚子拿著手帕，常向人前誇耀呢。這婆娘就在家裡時光，也打扮得妖精兒似的，領著兩婢一女，站在當門口賣俏，見了過路的少年男子，就像吃得落似的，淫聲浪氣，故意做出許多醜態，裝出許多的賊形，想勾引人家。無奈他這副尊容，長得標緻不過，人家都不敢請教。」

瑟公道：「敢是生得醜陋不堪的麼？」

惠伯道：「任他怎樣標緻，一個婦人，一個四十歲，額角上起了皺紋，嘴裡頭開了狗洞，那裡還得情得來。何況這位婆娘，修飾本領又是一等，稀稀落落幾根黃毛髮，厚厚刷上一層烏煤膏，油晃晃眼睛都耀的花，一個粉臉擦得石灰牆也似價白，足足有四五兩鉛粉，一張櫻桃點得豬血盆也似價紅，一雙肉胞眼，兩道掃帚眉，怪模怪樣，妖聲妖氣，照這副嘴臉，這副體態，恐怕就是極淫極蕩的登徒子，也不免要退避三舍呢。」

瑟公道：「企淵通只三十多歲的人，他的老婆怎麼會有四十開外起來。」

惠伯道：「企淵老婆比了企淵，本底大起十多歲呢。」

周介山道：「這真奇怪極了，人家怕老婆，是怕他標緻，怕他年輕。魏企淵的老婆，既長得這麼醜陋，年紀又這麼的大，企淵為甚還要怕他，怕他點子是什麼？」

惠伯道：「這個須要請教企淵自己的，你我旁人，那裡代講解得出。」

瑟公道：「也作興外才不足，內才有餘呢。」

惠伯道：「或者是這個道理。瑟翁，企淵的老婆在外國吃過巡捕官司的。」

瑟公道：「為了何事？」

惠伯道：「為了虐待婢女。有一天不知為了件什麼事，這婆娘把阿亞抽了個半死，連額角都抽的出血。外國法律可比不得中國，阿亞奔向巡捕房告了一狀，巡捕頭立派包打聽巡捕把企淵老婆捉了來，預備懲究。虧得一個姓麥的學生得著信，再三再四懇求教習出來保了，才得無事。聽說還具了張永不虐待的甘結呢。」

瑟公道：「是了，魏企淵的丑歷史，不必再去談他了。你方才說制服他的法子，請教怎樣下手呢？」

惠伯道：「那真是易如反掌，只消選一個小伙子，面也是要標緻的，身體是要精壯的，手段是要靈活的，到那裡做點子功夫不著，把這婆娘勾搭上了，叫這婆娘監察著企淵，不許為非作歹，只怕比了別的計策，要靈萬倍呢。」

惠伯說畢，眾人齊贊妙計。介山道：「我倒有一個人在，可以舉薦給惠翁，叫他去行起來，包你出色。」

眾人齊問是誰，介山道：「錢耕心，當選不當選。」

靜齋聽說，就不搭嘴。眾人齊稱「果然當選，果然當選。」

靜齋道：「又仍必定要錢耕心，就春翁的尊管王阿根也不弱。」

瑟公見提起錢耕心，就想著靜齋控告的事。於是走近一步，向靜齋道：「靜翁我和你講一句話。」

靜齋會意，二人到煙榻上躺下。瑟公問起控告一事，靜齋道：「這事談起來，真令人羞也羞得死，忿也忿得死。我們的女孩子，通只十八九歲的人，能有幾許閱歷，被耕心這廝甜言蜜語騙的相信，只道他果是買辦的兄弟，富室的驕兒，就同他十分要好，兩下里約了婚姻，陸陸續續金珠飾物洋錢銀子，被他騙去，總計總有二乾三五番左右。瑟翁你替我想想要心痛不要心痛。」

（疾首痛心無非為銀錢兩字，令愛身子果半文不值也。）瑟公道：「怪是怪不得你，你的錢賺來也頗不容易。」

說到這裡，自知失言，忙用別語遮蓋道：「聽說你已向新衙門控告了，不知可曾提審過？」

靜齋道：「這廝是洋商用人，拿捉時已經頗費周折。倘不是兄弟和領事公館翻譯老謝認識，托他做了手腳時，怕也沒有這麼容易。那知剛剛捉到，審都沒有審過一堂，就給一個姓王的買辦保了去。這事將來正不知怎樣一個結局。」

瑟公道：「照案情而論，耕心終不免有西牢之禁。」

靜齋道：「可否拜托瑟翁，替兄弟到裡頭去說一聲情，托他們辦得緊急一點子。」

瑟公道：「容易容易，只是你自己須也進一張催稟。」

說著，祥甫已來催請入席。大家入席，擺莊划拳，通是些常套，不用細說。

酒至半酣，忽見春泉的管家阿根走進房來，向春泉耳邊輕輕的不知說了幾句什麼話。就見春泉面孔頓時脫了色，立起身來，向眾人說了聲少陪，跟著阿根，頭也不回的去。眾人都覺奇怪，齊問靜齋：「貴居停為了什麼事，靜翁總該知道。」

靜齋道：「兄弟倒也不知其細。」

瑟公道：「敢是他如夫人出了什麼毛病麼？」

靜齋道：「那決不會的。」

祥甫道：「敢是經濟界上有甚變動麼？」

靜齋道：「益發遠了。敝東財政上一切事情，都先與兄弟商酌的。如果為了錢財，兄弟斷無不知之理。」

瑟公道：「不必猜這悶葫蘆了，停會子總會知道的。」

於是又喝了會子酒，惠伯因別處還有應酬，辭著先走。介山問：「明天張園到不到？」

惠伯道：「中西武士比力，那是稀世難逢的，倒總要觀光觀光。」

說畢，下樓去了。王祥甫送客回房，眾人也就催請賜飯。吃畢乾稀飯，續上手巾揩過面，瑟公等都起身作別，祥甫也想同走。甄可卿咬著耳朵，悄說：「你請坐一會子，我還有一句要緊話，要同你講。」

祥甫自然遵命。可卿這句話，直講到次日十二點鐘才罷，也不知到底講點子是什麼。小說家常套，一支筆不能寫兩處事，一張口不能講兩頭話。現在且把祥甫一邊丟下，重要敘那費春泉了。

你道春泉在席間得著的是什麼消息。原來家裡正妻，因他終年不回家，知道在上海一定有花頭，遂率領著兩位姨太太，兩位小姐，趕到上海來。先落了棧房，然後派人到祥記，關照孫達卿，立派老司務到梅福裡春泉公館報知一切。春泉本底是怕老婆的，所以一得此信，就嚇得魂不附體。跟著阿根，出了兆貴裡，馬車也忘記坐了，一步左，一步右，大踱著亂走。馬夫看見，忙著跟上來，喊道：「老爺老爺，車子在這裡。」

阿根也道：「老爺，坐了馬車去。」

春泉站住腳，馬夫拉上車子，春泉慢慢上車，心裡著慌。犯了這樣的彌天大罪，見了老婆面，又不知怎麼一個處治法。可恨那匹馬，偏走的飛快，不多片刻竟風馳電掣的到了。阿根在車後跳下，先進去通報。春泉此時宛如丑媳婦第一遭兒見公婆，心裡頭忐忑不定。等了好半天，不見動靜，正不知怎樣一個發落。小馬夫開了車門，春泉還呆癡癡坐著。小馬夫道：「老爺不下車麼？」

一句提醒了春泉，才慢慢走下車來。三步挪不到兩步，挪到棧房門口，劈面碰著阿根。只聽阿根道：「老爺為甚不進來，太太叫請呢。」

春泉心裡好像十五個吊桶，七上八落，不住打探。挨到房門口，阿根槍步飛報。只聽太太道：「還不進來，敢是要我迎接麼？」

春泉沒奈何，跨房進去。見太太家常打扮，只穿著雪湖縐紗棉襖，品藍縐紗棉褲，束著玄色摹本時式裙子，白絲小襪，平底玄色緞鞋，頭上不戴帽子，梳著精光烏黑的時式髻，燕尾式前劉海，左右分叉，剪得斬齊。長方臉兒，白膩得羊脂相似，眉疏目朗，額上奕奕有光，薄薄敷些脂粉，烘得兩頰微紅，宛如海棠含露。坐在那裡，像觀世音般一尊大大方方的，正同著姨太太、小姐講話。春泉見太太不甚發怒，才放下了一半心，鞠躬如也的一步步挪上去，棘棘業業稱了聲太太。費太太只顧講話，好似沒有聽得一般。歇了好一會，才冷冷的向春泉道：「你好呀，樂得連家都不要了。新姨太太怎麼樣，一尊神佛竟會把你牢牢絆住，我倒要去見見他。」

春泉諾諾連聲，一句話都不敢回答。大姨太太才言道：「大姊，新姨太太是堂子裡出身，迷人功夫想來總好的。」

二姨太太道：「這又何消說得，倘然功夫不好，老爺怎麼會得昏呢。」

大姨太太道：「不昏總會想家了。」

原來大姨太太、二姨太太都是太太的姨表妹妹，太太沒有出閣時光，表姊妹淘裡，原是很要好的，三個人常常聚在一塊兒，或是作活，或是玩笑，從沒有離開過，人家都稱他們做肚子肺頭。太太出閣後，兩位表妹也不時前來探望，住住總是十天半月，推心置腹，毫沒一點子疑慮。那裡知道倒造化了春泉，想兩位姑娘生的本是俊不過，其意態之輕盈，丰采之流麗，就便魯男子柳下惠見了，也要魂消魄散，何況費春泉正在年輕欲盛時光。不多幾時，早都勾搭上了手。柔情蜜意，無限纏綿。一日被費太太撞破了，三個人跪地懇求。費太太歎了一口氣道：「是我瞎了眼珠子，怪你們也無益，都起來都起來。」

兩位姑娘道：「我們從前曾約過三個人同嫁一夫，現在姊姊自己不肯踐約，怎好怪我們暗渡陳倉。」

費太太無奈，只得允許。於是春泉遂明公正氣的把兩位表姨都收了房，所以大姨太太、二姨太太都稱太太做大姊的。春泉聽了兩位姨太太的話，就左右開弓，作了兩個揖，央告道：「多謝你們兩位，少說句罷。我受了刑罰，你們要也疼我的。」

二姨太太道：「你這樣不長進，我們還疼你做什麼。」

太太正色道：「我們來了，你抵樁怎樣？還是叫我們棧房裡住一輩子不成？」

春泉道：「是是，我就伺候太太公館裡去。」

太太喝道：「放屁！」

春泉忙應：「是是，悉聽太太吩咐。」

太太向二位姨太太道：「你們聽聽，天下可有這樣不懂道理的人。你娶的那娘子，既然娶到家來，總算是你的小老婆了。那有我們到了，做小老婆不來伺候，我們顛倒上門去見他之理。這樣大刺刺的小老婆，我活了二十三歲，從沒有聽見過。你也是個念過書的人，這會子要我們到公館去，可算是行客拜坐客不是。你到底當我們都是什麼人。」

春泉暗想「完了，新姨太太也是不很好講話的，要他到棧房裡來伺候，不見得做得到，這題目真難了。」

費太太見春泉面有難色，怒問：「你不行麼？」

春泉囁囁道：「太太不要動怒，我們家裡頭，不曾有過這規矩，教人家怎麼行呢。凡事總要人家心服才好。」

太太道：「放屁，你這話真是屁也不值，規矩是天下通行的，怎麼到了我們家裡就不能夠行起來。你幾時見過我們家不曾有過這規矩。」

春泉道：「太太可不能夠怪我，他們兩位怎樣，現在新姨太太也是一般的人呀。」

費太太道：「你可真昏了，你娶的是什麼人？怎好與我這兩位妹妹相比。我這兩位妹妹，給你騙上手，已經冤屈的了，我待他們好一點子，也不為過。你自己去想罷，我這兩位妹妹，難道命裡頭注定做小老婆的不成。」

說得春泉無言回答。費太太道：「怎麼不響了，肯不肯，究也回我一聲兒。」

春泉道：「是是是，我去同他來，我去同他來。」

說著退出房去，回喊阿根跟隨。費太太道：「喊去做什麼，我還要問他話呢。」

春泉只得一個兒坐馬車回公館，見了新姨太太。

看官，費春泉妻妾到了上海，梅雪軒封號尚不改封，這也費姨太太，那也費姨太太，不要說看官們眉目不清，編書的也難於剖別，那就不得不摹仿史宮筆意，大書特書道：「某年月日，費太太、大姨太太、二姨太太來自故里乃敕改姨太太梅雪軒封號曰新姨太太，別於故也。」

（趣甚，雅甚，嬉笑怒罵皆成文章，先生有焉。）當下春泉向新姨太太道：「我有一樁事情，同你商量。」

新姨太太問：「何事？」

春泉道：「我家裡太太小姐和兩位姨太太都來了，耽擱在客棧裡。照理總要接他們這裡來住，你看如何？」

新姨太太道：「這裡房子是你租的，你要叫他們來住，儘管叫來住是了，問我做什麼？」

春泉道：「你是明白人，我曉得總沒商量不通之理。好在他們住不多幾天，就要回去的。這幾天好人落得做，只是還有樁事情，也要懇求你答應。他們在客棧裡，你最好去探望一回，當面請他們一聲，顯得你禮數兒周到。我們這位太太，人是很好講話的，你去見過面就知道了。」